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一

慶曆五年春正月　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材費多帝
虞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爲錫慶院如故別擇地
建太學　甲戌右正言祕閣校理孫甫爲右司諫知鄧州先
是甫言陳執中不効數請補外不許　帝嘗問丁度用人以
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邊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
奏度因對求大用請屬吏　上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
數論天下事顧未嘗及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誤力
求與甫辨宰相杜衍以甫方使契丹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上每
甫爲衍門人及甫自契丹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上每
以學士呼之而不名嘗問蓍龜占應之事乃對卜筮雖聖人
所爲要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也罷河東陝西

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爲之摯新繁人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以諫官員不足復除之今御史臺中丞廳之南有諫官御史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丙子契丹遣林牙彰聖軍節度使耶律宗睦來告討夏人回先是元昊既敗契丹遣使齎表獻俘詔却其俘而受其表及宗睦來知制誥余靖言朝廷受表却俘此誠欲敦示大體兩存其好也竊緣臣昨到契丹虜中君臣將元昊表狀皆示與臣其間亦有毀讟本朝之語但虜主佯詈元昊小人翻覆交鬬兩朝如此而已臣愚以爲今亦宜使館伴宗睦者將元昊獻俘表示與宗睦兼言本朝不受所獻復令送還北朝之意使虜人知本朝聞其敗衂不敢分外邀求也樞密副使韓琦言朝廷已封冊夏國又契丹以西征回來告當此之時若便謂太平無事則後必有大憂者三若以前日之患而慮及經遠則後必有大利者一請略言之自羌人盜邊以來于今七年小入大至未嘗挫其鋒今乘累勝之氣而與朝廷講和者得非凡軍輿之物悉取其國人而所獲不償所費又久絕在邊和市上下困乏故暫就稱臣之虛名而歲邀二十萬之厚賂非爲得計耶且契丹勢素彊而夏人尚敢與之抗若使其歲享金繒及和市之利國內充實一旦我之邊備少弛則有窺圖關輔之心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一也契丹昨以羌人誘致邊民遽往伐之既不得志而還見朝廷封冊曩霄其心必固不樂近諜者傳契丹國人語云往河西趨沙漠中所得者唯牛羊爾若議南牧則子女玉帛不勝其有臣恐契丹異日更有邀求或請絕西人之和以隳盟誓且河北兵驕不練忽爾奔衝則必震動京師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

二也又昔石晉假契丹之力以得天下歲才遺繒帛三十萬今朝廷歲遺契丹五十萬夏國二十萬使虜日以富彊而國家取之於民日以朘削不幸數乘水旱之災則患生腹心不獨在二虜此臣所謂後必有大憂者三也昨契丹自恃盛彊意欲平吞夏人倉卒興師反成敗衂犬戎之性切於復讎必恐自此交兵未已且夷狄相攻者中國之利此誠朝廷養謀觀釁之時也若能內輯綱紀外練將卒休息民力畜斂財用以坐待二虜之弊則幽薊靈夏之地一舉而可圖振耀威靈彈壓夷夏豈不休哉此臣所謂後必有大利者一也臣願陛下深思去大憂而取大利則為天下之福今范仲淹富弼往河東河北經制邊事必有所陳然臣久在陝西敢陳陝西合措置事且鄜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雖罷招討使而邊備不可弛請仍選有才望近臣為之主帥特降手詔委之久任使其經營一方以備羌人翻覆之變又西路所駐兵十分中宜留六分在邊二分令東還二分徙近裏州軍其鄜延路徙屯河中府環慶涇原路徙屯邠州永興軍秦鳳路徙屯鳳翔府逐路分轄鈐一員駐泊都監二員與逐處知州同行訓練而本路仍領之非有事宜不得輒抽動其徙屯軍馬處知州才望輕者請選人代之又逐路所抽就糧士兵請委逐路帥臣相度歲分兩番留一番在邊一番放歸本處不惟減節邊上糧草兼使無久戍之勞又陝西州軍經南郊賞給之後官帑例皆空虛今范仲淹若過陝西宣撫則又有軍間特支徒益所費若臣策可行陝西亦別無處置不必仲淹更往也復見諸路昨招置宣毅兵僅十一萬然朝廷物力未充何以贍給況閭里竊發自有巡檢縣尉可以捕擊若防群盜只當益屯一路都會之地不必每州盡要防守其宣毅兵欲乞除河北

河東外其京東京西淮南兩浙江南荆湖福建等路每指揮可減以二三百人爲額後有闕即招填之今天下兵冗不精耗蠹財用陝西河東河北京東州軍已曾差官揀選其餘路亦請選近上内臣分往揀選所貴冗食可蠲而經費可給也上悉施用其言　賜潤州草澤邵餗號沖素處士知州王珙薦餗守道丘園素有節行故也餗上表固辭許之此據會要　乙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范仲淹爲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富弼爲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仲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因奏疏乞罷政事　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絀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　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　上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忍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已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聞有詔戒勵朋黨忍懼彰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甚明乞早發絀以安天下之心使姦詐不敢効忠實得以自立明逸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鏁學士院草制罷衍而衍不知也自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尤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爲奏言諫院今闕人乞且留甫等供職既奏　上領之衍退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　上無明旨當

復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錮二人苟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　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爲宰相纔百二十日也　丙戌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杜衍罷爲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辭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群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　學士承旨丁度之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節度使王貽永爲樞密使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宋庠爲參知政事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祈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　翰林學士禮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吳育爲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左諫議大夫知延州龐籍並爲樞密副使時西北邊事甫定育因上言今夏人納款契丹講盟朝廷爲息肩之計則可未足恃以爲安也議者必謂夷狄相攻乃中國之利臣謂不然二虜連兵士馬益練一虜幸勝則氣驕而勢横別啓貪求必致生事又元昊殘忍使無北患則跳梁西陲難保安靜此深可慮者今邊警既息正當孜孜以前事爲戒後事爲念申飭二府講求經武備邊之策夷狄聞之可彌患於未萌也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迕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先是田況言比來災咎頻仍蝗潦繼作陛下責躬引慝不皇寧處以至躬祈道佛並走群望薰祓之意可謂至矣然觀當世之弊驗致災之由其實役斂重而民愁和氣傷而沴作役斂之重由國計之日窘國計之日窘由冗兵之日蕃今天下兵已踰百萬比　先朝幾三倍矣自昔以來坐費衣食養兵之冗未有如今日者雖

欲斂不重民不愁和氣不傷災沴不作不可得也　夫國家所養之兵其上者戰其下者役苟不能堪此則爲冗食於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間孱弱者甚衆大不堪戰則小不堪役逐處唯欲廣募以邀賞格豈復顧國家之利害哉宜分遣幹臣揀選諸路宣毅廣捷等軍其不堪戰者並降爲廂軍其廂軍之不堪役者並放停議者必曰兵驕久一旦遽加澄汰則恐立以致亂此慮事者之疎也且孱弱之兵既不堪戰則勇彊者亦恥爲伍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今天下財用不足以贍冗食之兵尚或顧䘏細故而不思捄弊之原臣竊憂之惟陛下財幸

又韓琦三年八月始爲陝西宣撫使汰邊兵況安得於七月遽言之若謂琦去年已汰邊兵則二年邊備殊未撤也琦家傳載汰邊兵事亦在三年冬實録誤審矣　按五行志四年京師旱飛蝗蔽天實録於七月戊午乃書雨自後亦不聞水潦爲災四年七月況遂出使河北當考不知竟用何時奏此五年二月始遣使汰諸路兵恐緣況此言也今附見正月末更詳之

二月戊子朔分遣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　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官因人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保任方許磨勘適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望酌　祖宗舊規別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宜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脩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奏布章得衆陳執中意起奏卽獄劾竄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爲樞密使諫臣數人撫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爲已任以激訐陰私爲忠直薦延輕薄列之館閣與相倡和扇爲朋北近除兩府出自聖斷中外相慶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己議論譁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

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仲淹既絀故元瑜亟奏罷之（元瑜傳云與靖等相失然不載相失事大抵元瑜姦邪欲希合求進爾與靖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脩靖深惡之由是論者以爲姦邪元瑜姦邪欲希合以爲姦邪史臣於元瑜蓋相假借爾）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覩近降中書劄子令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申諸子諸孫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比要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親的子孫尚多限以年幼不得陳乞而乃旁蔭疎遠旁從年長之人則是捨親而用疎遺近而取遠殆非國家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況自來奏蔭幼年子弟並須二十五歲已上方許出官雖授京官亦不破官中請受於國家別無妨礙兼臣今來奏臣親弟年已及格不礙新條但緣年老臣僚不得奏其親的而旁蹤屬於理不便伏乞特降指揮應合奏蔭親屬臣僚所奏子孫弟姪特令不拘年申以廣賞延之典從之　夏國主曩霄初遣丁努關聿則等來賀正旦自是歲以爲常時聿則以留延州議事故後至也　戊戌講詩起雞鳴盡南山篇先是講官不欲講新臺　帝謂曾公亮曰朕思爲君之道善惡皆欲得聞況詩三百皆聖人所刪定義存勸戒豈當有避也乃命自今講讀經史毋得輒遺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趙及權判吏部流內銓初銓吏匿員闕與選人爲市及奏闕至即牓之吏部牓闕自及始詔陝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樞密副使吳育之言也（育言當自前月初拜樞副日移見此）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必恐契丹兵忿不解前又遣使來以告西伐則將命者不絕蠹耗財用無有盡時臣今奉

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臣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
設或携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爲太學　右正言錢明逸言閤門
儀制每日上殿不得過三班緣三司開封府日有公事上殿
外只有審刑院或待兩省班次即其餘並皆隔下且諫臣職
在諫爭大抵言朝政得失詔令賞罰稍稽須刻則事涉已行
隨而更張國體非便欲乞今後諫臣有本職事求對雖已有
三班外亦聽上殿敷奏從之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
武聖略出陣圖數本并陝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
官　上封者言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勑今後省府判官轉運
使副提點刑獄轉運判官更不循例差除委待制以上每年
於館閣朝官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內舉一員充省府判官或
轉運使副於知州軍轉運判官內舉一員充提點刑獄於通
判內舉一員充轉運判官者臣竊聞自來省府判官轉運使
副在　太宗時並是上意特除泊　真宗時參令中書選擢
今若令兩省以上保舉不惟　上侵宰執之權又下長奔競
之路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不因請託則人莫肯言泊于自陳
則窮成薄俗非所敦厚風教旌別材良之術也蓋是向來中
書差人後多被諫官論列指擿往日小疵家私猥事以致差
遣不定屢有改移遂此更張庶絶群誹況朝廷用才責其立
功立事豈以昔日板築屠釣牧豎爲嫌哉且待制以上僅五
十人若歲舉叅人每歲當及一百五十人數年之後人數倍
多何以處置其所舉之人既舉之後便望朝廷不次差遣未
得之間更相謗毁此非爲選才乃作不靜也伏望特罷此詔
一切令依舊中書自詮擇吏才明敏望實兼稱者充轉運使
副省府判官提點刑獄則官吏盡心於職事請託稍抑於輕

浮人無僥倖之心事存經久之體從之仍令御史臺遍牒歐陽脩奏疏曰臣切詳臣寮上言悉涉虛妄蓋由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請試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小大盡用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獨於省府等官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驚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絕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驚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則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內外臣僚無小大曾受人舉者十八九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他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而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許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爭差遣臣筭一人有三員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內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爭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近日改更政命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

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
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
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　祖宗故事
請陛下擇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
臣僚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
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如此事朝廷不復審察便與
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沿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
云自來未見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
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
務希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
屢有進退政令法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審
察愛憎之私辨其虛實之說凡於政令更審改張臣檢詳元
降舉官勑意本是於國書檢用　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
即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
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僚指以爲辭豈可貪
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臣伏見陛下聖德仁
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
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僚希附上言攻擊兩
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
體則天下幸甚疏入不報　三月戊午邇英閣講詩匪風篇
曰誰能亨魚溉之釜鬵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亨小鮮義與
此同否丁度對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
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
右諫議大夫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宰相方及一百二
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
自乞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

甚大臣始不敢容易奏陳慮言事臣僚與搢紳高識之士必
有爲陛下別白論列者數日觀聽略無一人啓口得非惜身
畏禍人之常情臣受國重恩備位樞輔若事有干國家之大
計感天下之耳目豈可偷安固祿隱而不言竊見富弼大節
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境致慢書于朝廷倉卒之
間命弼使虜弼割老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強虜卒
復和議忘身立事古人所難故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
北方自虜主而下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爲樞密副使皆弗
有其功辭避不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緝紀綱
其志欲爲陛下立萬世之業爾去年秋北虜點集大兵聲言
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于
今在外已是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
俯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得
罪之因臣亦痛弼有何負於朝廷而黜辱至此臣恐自此天
下忠臣義士指弼爲誡孰肯爲國家之用所損豈細哉臣固
知朝廷成命不可追改然尚有一策可救其失願陛下試加
詳擇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
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
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
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
此恩唯思効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爲意別有論列如此則
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
以防二虜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虜素知弼之威望亦可
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於閑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
惟措置後時亦是自家失躲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悟
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

優不能惜事寡言隨衆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
取禍患爲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
解兼近日臣寮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惟
陛下久而察之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
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　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
政殿學士知楊州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
以景祐四年慶曆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
令解及二分爲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
其陝西路惟永興鳳翔兩處就試人多解額尚少用慶曆四
年赦恩已增分數自餘州軍所增未寬今欲每州各增一名
保安靜戎德順三軍本無解額今各許解一名其河東沿邊
州軍自來少人取解（解額已寬）難議復增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
十九人詔遂爲定額　己卯邇英閣講詩六月篇　上曰此
序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帝王常行之道或止當時事耶楊
安國對曰昔幽王失道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道微先儒
所以作此序爲萬世監也於是　上再令講之又詔補蔭選
人自今止令吏部流內銓候該參選日量試所習藝業注官
其慶曆三年十一月條制勿行（會要係此詔於三月二十二日）監察御史包
拯言臣伏覩先降勑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
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每年春季赴國子監
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
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勑
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詔書所
謂非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聞
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爾且國家推恩之典其
敝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精今詔命方行遽欲釐革則務學

者日以怠墮一旦俾臨民莅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故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龐籍言曩嘗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保安軍立定封界　諫官錢明逸言中書五房提點後堂官樞密院諸房副承旨主事令史以下請自今毋得與臣僚往還從之　甲申詔曰朕以元元之故已赦曩嘗罪許復爲藩臣納誓寢兵與之更始朕念師興以來陝西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蠲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爲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並與免今年取解邇英閣讀漢書高祖封韓信爲齊王事　上曰高祖之從諫善用人不疑如此丁度對曰高祖聰明大度故臣下得盡其誠不然何以基帝業也　丙戌罷入粟授官（會要云從殿中丞張庚所請）

是月歐陽脩上疏曰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元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信讜論聞於中外天下

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爲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日間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譏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也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故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欲其作事乃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因此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以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弼等蒙陛下聖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而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

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責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達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而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群邪爭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時豈可緘言而避罪疏入不報指脩爲朋黨者益惡焉（脩疏附見時月更須考詳爲黨論益惡脩此據墨史）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從稱賀是日上御崇政殿錄繫囚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疏決御史李京言陛下因天之戒恐懼脩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而陰雲蔽翳雖宋景公之熒惑退舍商大戊之桑穀並枯無以異也然臣區區竊有所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壞城郭覆廬舍壓死者以數萬人殆今十年震動不已豈非西北二虜有窺中國之意乎　二月雷發聲在易爲豫言萬物出地皆悅豫也八月收聲在易爲歸妹言雷復入地避群陰之害也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飭邊臣備夷狄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人棄外館多

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以爲蠱惑宜亟絶之苗繼宗嬖御子弟乃緣恩私爲府界提點宜割帷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　上嘉納之（閏五月戊戌張堯佐始自府界提點爲戶部判官向傳師代之）（不知苗繼宗是何時除授當考二月丙申資州刺史苗繼宣爲并代鈐轄兼知忻州不知繼宗於繼宣是兄弟不）

夏國主曩霄初遣素齋咩布移則張文顯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爲常　壬辰邇英閣講詩小旻篇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　帝謂趙師民曰以水諭政其有指哉對曰水性順則通通則清逆故壅壅則敗喻用賢則王政通而世清用邪則王澤壅而世濁幽王失道紲正則邪正不勝邪雖有善人不能爲治亦將相牽以淪于汙敗也　丁未講詩至巷伯篇注有曾男子獨處之事帝曰嫌疑之際古人所謹此不著曾人姓氏豈聖人特以設教耶　戊申工部尚書平章事兼樞密使章得象罷爲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八年喪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　上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爲言而得象亦十二章請罷　上不得已乃許之（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爲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是韓琦等去後傳云得象無所建明抗數以爲言得象居位自若恐誤今稍顛倒其辭）工部侍郎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育爲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中書舍人丁度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度在樞密建言周世宗募驍健有朝出群盜夕補宿衛者　太祖閱猛士實騎軍請擇河北河東陝西就粮禁軍以補禁旅之缺又言契丹嘗渝盟備預不可忽因上慶曆兵録五卷贈邊録一卷（此據丁度本傳）

附見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任中師知曹州中師自言臣老矣家本曹人願得守曹營歸休之計　上憐而許焉中師兄中正歷守并益曹三州又嘗爲樞密副使而中師皆繼踐之人以爲寵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六之一

仁宗皇帝紀二十三之二

慶曆五年五月　己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集賢院王堯臣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張方平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史館修撰余靖並同刊修唐書（春明録可考嘉祐五年七月上所修唐書欲詳載本末當在此時）西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爲國辱請斬于塞下以示西人宰相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穀臣楚獲晉將知罃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探袖出魏志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　帝乃貸元孫　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　上封者多言諸路轉運判官競爲苛刻權均轉運使州縣厭苦侍御史王平請自今轉運判官不得專行按察並須關報本司　己巳詔見任轉運

判官歲滿者皆罷平候官人也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契丹益習外國語嘗對契丹主爲蕃語時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奏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　庚午出靖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内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辭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即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五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　戊子授宣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淮康軍留後李昭亮爲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先是承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雖緣恩澤進然本將家子習軍中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撤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連州刺史宋緒諸軍股栗及　上祀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昭亮乞比類特給大例請俸詔昭亮任留後日料錢已給四百千特依大例定支餘人不許援例（大例定支會要在十二月十五日今附此）　庚子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兼天章閣侍講史館檢討曾公亮宗正丞崇文院檢討兼天章閣侍講趙師民殿中丞集賢校理何中立校書郎宋敏求大理寺丞館閣校勘范鎮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邵必並爲編修唐書官必以爲史出衆手非是卒辭之中立長社人必丹陽人也　夏國主曩霄遣丁盧嵬名聿營呂則張延壽來謝冊命　己酉宣徽北院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爲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許張傘繫杖子上下馬如二府儀餘無得援例又詔公使錢特依宗室例歲給

其半初用和得宣徽使意不滿不謝未幾遂有此授御史中
丞王拱辰言杜審瓊　太祖　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
至宣徽使　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陛下名
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不聽　壬子詔中書門下曰
朕有事太廟格于奉慈每懷保育之仁僾若見乎其位三后
厭代多歷年所肆饋合食猶隔閟宮有司不時討論使國有
闕典朕甚懼焉其令禮官稽考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
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脩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
戎之事然鄉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爲邊備今沿
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即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
得盡聞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蓋
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
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聞邊事從之脩嘗奏疏言伏見北
虜近於界首添建城寨及拘囚定州巡兵湯則侵過銀坊冶
谷地界等事竊聞朝廷至今未有分明嚴切指揮令邊臣以
理爭辯切料朝廷之意必謂爭之恐有引惹之虞此乃慮之
過而計之失也夫虜性貪狼號爲犬戎欺弱畏強難示以怯
今杜之於早而力爲拒絕猶恐不能若縱之不爭而誘其來
侵乃是引惹況西山道路有三十餘處皆可行兵而其險要
所扼在於軍城銀坊等路爲彼奪據而不爭則北寨王柳等
口漸更來侵豈能爭矣是則西山險要盡爲彼奪一日使虜
以大兵渡易水由威虜之西平陸而來以奇兵自飛狐出西
山諸口而下則我有腹背受敵之患不知何以禦之此蓋兵
法必爭之地也且與人爲隣敵而自棄險要任彼奪據而不
爭雖使我弱彼強尚須勉強何況勢鈞力敵又違誓約而彼
曲我直乎臣謂朝廷所以然者蓋由未察虜中強弱之形而

不得其情偽之實也臣又見朝廷常有懼虜之色而無憂虜之心夫憂之與懼名近而意殊憂者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懼者臨事惶惑而莫知所措今邊防之事措置多失其機者懼虜之意過深也若能察其強弱之形得其情偽之實則目今之事誠不足懼而將來之患深有可憂奈何不憂其深可憂而返懼其不足懼且戎虜雖以戰射爲國而耶律氏自幼承其父祖與中國通和之後未嘗躬戰陣遭勍敵謀臣舊將又皆老死今其臣下如貫寧者無三兩人寧材不及中人已是彼之傑者所以君臣計事動多不臧當初對梁適遣使河西使與中國通好及議和垂就不能小忍以邀中國厚利乃與元昊爭夾山小族遂至交兵而累戰累敗亡失人馬國內瘡痍誅斂山前漢人怨怒往時虜殺漢人者罰漢人殺虜者死近聞反此二法欣悅漢人未能收其心而虜人亦以怒矣

又聞今春女真渤海之類所在離叛攻刼近纔稍定方且招緝敗亡修治器甲內恐國中之復叛外有西夏之爲虞心自懷疑憂我乘虛而北襲故於界上勉強虛張因我巡兵侵我地界蓋其實弱而示強爾實弱而示強者用兵之詭計也故臣謂苟能察其強弱知其情偽則無不爭之理何必懼其不足懼哉自國家困於西鄙用兵常慮北戎合謀乘隙而動及見二虜相失而交攻議者皆云中國之福夫幸其相攻爲我之福則不幸使其解仇而復合豈不爲我禍乎臣謂北虜昨所以敗於元昊者亦其久不用兵驟戰而逢勍敵爾聞其自敗衂已來君臣恐懼日夜謀議通招丁口簡募甲兵勤勤開教閱之場家家括糧馬之數以其天姿驍勁之俗加以日夜訓練之勤則其強難敵矣今虜國雖未有人然大抵爲國者久無事則人難見因用兵則將自出使其交戰既頻而謀臣

猛將爭能並出則是夾山一敗警其四十年因循之弊變驕
心而爲憤志化墮卒而爲勁兵因屢戰而得驍將此乃北虜
之福非中國之福也此臣所謂將來之患者也然二虜勢非
久相攻者也二年間不能相并則必復合使北虜驅新勵
之強兵無西人之後害而南向以窺河北又將來之大患者
也臣雖不知朝廷顧河北爲如何但於本路之事以今年較
去年則亦可見去年以前河北官吏無大小皆得舉材而擇
能急於用人如不及者惟恐事之失計故也自今春已來差
除漸循舊弊凡幹敏之吏熟於北方事者舉留奏乞百不一
從不惟使材臣能吏不勸而殆亦足見朝廷不憂河北之事
辦否也至如發沿邊久任之制而徙劉貽孫以王世文當冀
州李中吉當廣信王中庸當保州劉忠順當邢州如此數人
於閑慢州軍尚憂敗政況於邊要之任乎然臣謂爲國計者
若以北虜爲憂深思極慮而不敢暫忘則其選材任將肯若
是乎臣愚以謂朝廷不以北事爲憂又怯懼如此既曰懼矣
則於用人之際又若忽而不憂此臣之所未諭也臣聞虜人
侵我治谷雖立寨屋三十餘間然尚遷延未敢便貯兵甲更
伺我意緊慢若不及早毀拆而少緩縱之使其以兵守之則
尤難爭矣此旦夕之間不可失也至於湯則亦聞囚而未敢
殺此亦不可不爭臣願陛下但以將來之患爲憂不忘此事
用人之際革去舊例而惟材是擇勿聽小人之繆謀勿於忠
良而疑貳使得上下畢力至於目今小事未須過自怯懼夫
事之利害激切而言則議者以爲太過言不激切則聽者或
未動心此自古以爲難也況未形之事雖曰必然而敢冀盡
信乎伏望陛下留意聽納不以人而廢言庶竭愚瞽少裨萬
一（脩疏不得其時因脩請典邊事附此）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

叟爲試大理評事義叟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歷嘗注司馬遷
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脩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
命　戊辰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群牧制置使自王德用出鎮
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群牧制置使及是乃復之德用出鎮徐州在寶
光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辛未詔三班院自今使臣參班止令讀律寫
家狀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竊惟宗廟之
位所以奉先烈配祔之禮所以褻時饗典制具在今昔所遵
謹按唐肅明皇后本中閫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
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　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同祔　太
宗皇帝廟恭惟　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
章懿皇太后誕生　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　真宗皇帝
廟序於　章穆皇后郭氏之次　章惠皇太后雖　先朝遺
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　章懷皇后事
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　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
禮不當施於宗廟至如　章獻明肅皇太后以顧託之重著
臨預之勞朝廷追遹丕德崇尚徽稱若題之別廟則義無所
嫌且屬之配室則禮或未順況太廟諸室　皇后並無四字
之名伏請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懷皇后劉氏
章懿皇太后曰　章懿皇后李氏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
皇后楊氏如此則協李唐之故事孚本朝之正典如所陳陳乞
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至待制御史中丞同
議以聞　辛巳詔毀前馬步軍今後所奏本司公事除係常
程依舊例轉奏外如有非泛擘劃急速公事在後毀祇應便
令免杖子窄衣上殿若非本司公事別陳利見即關報閤門
依例上殿更不旋取旨此據會要六月二十七日事今三衙杖子奏事始此　秋七
月　辛丑貶起居舍人直龍圖閣知潞州尹洙爲崇信節度

副使洙前在渭州有部將孫用者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嘗假公使錢爲償之又以公使錢不足假軍資錢回易充用及董士廉詣闕訟洙欺隱官錢詔洙分析而監察御史李京又言韓琦因處置邊機不當罷樞密副使琦過實自洙始請并責洙洙復奏章與京辨執政不悅遣殿中侍御史劉湜往渭州鞫之洙竟坐代公使錢與孫用及私自貸該甲申德音當追兩官勒停特有是命湜頗傳致重法蓋希執政意也　壬寅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奉詔同詳議　三后升祔事伏詳　章獻明肅皇太后　章懿皇太后遷祔　真宗廟室序於　章穆皇后之次請如禮官所議其改上　章獻明肅皇太后曰　章獻皇后　章惠皇太后曰　章惠皇后遷於　皇后廟序於章懷皇后之次揆於禮意竊所未安伏以　章獻明肅皇太后在　先帝時正位中壼受遺輔政垂將一紀勤勞帝室阜康生民故盛烈丕功非一惠可舉況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祏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文無追減之例其　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　章惠皇太后擁佑聖躬慈均顧復景祐中已膺保慶之冊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　章惠皇太后依舊饗於奉慈廟堯臣等又言準中書送下龍圖閣直學士李昭述奏　章懿皇后膺天眷命誕育　聖躬靡及奉養之禮止極追尊之號　請序章懿皇后於　章穆皇后之上詔送兩制詳定臣等詳　先朝始議升配　元德之時有司奏請序在　明德之上是時　先帝深酌禮意決於聖衷乃詔曰載念尊親蓋非極致在乎升降非敢措辭唯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饗之次序恭以　元德皇

后神主祔于　明德皇后之次伏況　章穆升祔歲月已深
奉慈三室先後素定若再議升降則情有重輕乞從祥符舊
章於禮爲順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議曰　緣人情以制禮則
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故成憲在前　文
考之意也配食一體二慈之宜也奉承無改陛下之孝也臣
等不勝大願請如禮官及學士等所議奉　章獻明肅皇太
后　章懿皇太后升配　真宗廟室　章獻明肅尊謚如故
章惠皇太后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者矣其
李昭述建言以　章懿叙于　章穆之上本其推奉極於尊
崇按祥符之詔書繫　章聖之特旨今議者雖據前比臣等
猶所未安其位叙先後欲乞　聖懷制定使昭示萬世永永
無窮餘請付外施行　乙巳詔曰國之大典無若宗廟之制
之爲重也比朕以奉慈三室未登禘祫之位四時之感每懷

靡寧故命奉常講求舊章而又參質于近臣考詳于宰司庶
無謬違以竭誠盡而卿等稽衆正論奏章來上乃曰緣人情
以制禮則切而有實奉　先訓以作古則顯而易遵載味此
言實契朕志祗覽祥符之詔深原　文考之旨極意尊親之
際重形升降之辭故以祔廟之歲時用爲合饗之次序議無
差別情靡重輕矧在菲涼欽率成憲今日之議敢或異諸宜
循　先朝祔　元德故事恭依禮官所議奉　章獻明肅皇
太后　章懿皇太后序於　章穆皇后之次上致奉先之順
下成繼志之美永修明祀冀饗靈心　戊申賜輔臣及管軍
臣僚臨機抵勝圖　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上
及篤疾無朞親者以其所犯聞　八月龍圖閣直學士起居
舍人知秦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詔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
手詔敦諭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邊事求見泣請終喪

上惻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得終喪在此年十二月今并書 真宗封禪之後不復校獵發五坊之職鷙禽走犬悉放山林於是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東之上言 祖宗校獵之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以從獵于近郊 壬戌詔樞密院討詳 先朝校獵制度以聞 甲子監察御史包拯爲契丹正旦使閤門通事舍人郭璞副之 契丹館伴者謂拯等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本朝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折不復言及拯使還具奏臣昨奉命出境虜中情僞頗甚諳悉自創雲州作西京以來不輟添置營寨招集軍馬兵甲粮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爲名其意殊不可測緣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里地絕坦平此漢與胡古今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深爲可憂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户深入南界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畫時禁止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寖成大害銀坊城等亦緣此而致切不可忽也況即今邊上將帥尤在得人昔 太祖經營四方選勇幹忠實者分控西北邊皆一任十餘年不遷卒獲其効今則不然莅事未幾即圖遷徙又何暇於訓練備禦乎臣欲乞今後應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爲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人責以實効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所貴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致敗事 癸酉詔夏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毋得輒有生事 甲戌

降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龍圖閣直學士右正言歐陽脩爲知
制誥知滁州太常博士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爲殿中丞
監泰州鹽稅入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脩既上疏
論韓琦等不當罷爲黨論者益忌之初脩有妹適張龜正卒
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以無所歸其母携養於外
氏及笄脩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
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脩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
附致其言以及脩諫官錢明逸遂劾脩私于張氏且欺其財
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
陽氏券安世等坐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聞故皆
及於責安世開封人也獄事起諸怨惡脩者必欲傾脩而安
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脩論奏曰
嚴據何郯章疏錢明遠劾脩據脩與蔣之奇辨第六劄雜錄第三有脩八劄　鄧延經略司言夏國
未肯明立封界詔保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壬
午監察御史李京言竊聞去年保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
不如意則譁言動衆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邊泯遠近不
安嘗觀唐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易主謀帥僅如
置棊濟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
邊主兵之臣既不擇其人及軍士作過不問亂所由起一
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姑息守臣審前覆以避禍但務
因循亂由是長今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也宜下兩府
按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紈子弟一切罷之如素練師律則
使之久任其有軍士作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
所貴驕卒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此非特張紀律之
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　九月癸未朔翰林學士王堯臣
等言奉詔詳定選任館閣官欲請自今遇館閣闕人許帶職

大內省以上舉官有文學行實者二人在外舉一人更從中書採擇召試其進士及第三人以上自如舊例詔凡有臣僚奏舉並臨時取旨　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之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自免蓋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同責遂著爲令　癸巳　校書郎宋敏求爲館閣校勘王堯臣等上其所緝唐武宗以來至哀帝事爲續唐錄一百卷故也　詔近臣考　先朝正史實錄爲景德禦戎圖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兵部員外郎楊紘知衡州紘常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千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爾聞者望風解去或及期不敢之官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從子爲億後其爲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冬十月

辛酉祔　章獻明肅皇后　章懿皇后神主于太廟　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過爲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論有傷化風無益事體其並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　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爲陛下建此者請治之已而　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譁育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何憚此耶帝嘗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言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爲可憂帝欲徙二人淮南育曰盜誠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國家之福議遂格　己巳詔送伴契丹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銀坊城侵漢界十里其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上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

官食遂獵于楊村燕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兎馳薦太廟既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宰臣賈昌朝等言陛下暫幸近郊順時畋獵取鮮殺以登廟俎所以昭孝德也即高原以閱軍實所以講武事也問耆年而秩飫所以養老也勞田夫而賜惠所以勸農也乘輿一出而四美皆具伏望宣付史館從之王安石誌孫抗墓云上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抗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按仁宗以五年十月獵于楊村六年十一月獵于城南之東韓材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年三月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夜又不在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邵奏議可考恐安石誤也今不取辛未始班曆于夏國　庚辰罷宰臣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軍民之任自古則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帶使名至于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才士用講武經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壹復茲兼領適合權宜今西夏來庭防邊有序當還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許之　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一月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從之　辛卯詔提點京東路刑獄司體量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石介存亡以聞先是介受命通判濮州歸其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弼會徐州狂人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死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是命仍覊管介妻子于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法誘軍士為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屯田郎中呂居簡居簡令勿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惡誅之大閱兵饗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石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許

死北走契丹無往登萊結金坑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
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附傳蓋依弼叙前後辟免恩命辨
譏謗劉子按下詔京東躰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
時弼猶在鄆州七月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録但有
此五年十一月辛卯一詔爾七年五月後不聞別下詔也弼
劉子則云在青州再躰量蓋實録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也時亦有詔下兖州劾介死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衆
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有是
耶願以闔族保其必死衍悚然探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
介矣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鼎臣高苑人也　國子監
直講孫復責監虔州稅孔直温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
孔直温反實録不記按躰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為直温家
有介書也然則直温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貶官事歐陽脩
墓誌云復貶在七年恐誤　甲午邇英閣講詩角弓篇　上曰幽王不親
九族以至於亡楊安國對曰冬至日　陛下親燕宗室人人
撫藉豈不廣骨肉之愛也　上又曰書載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此帝堯之盛德也朕甚慕之　乙未邇英閣講詩都人士
篇　上曰古人冠服必稱其行今冠服或過之行未必如古
人也又讀經武聖略至　真宗朝李繼和上言國初李漢超
在關南以私錢買易佐公用人或繩奏之　太祖反令盡除
所過稅　上曰任人如此孰不盡力哉　詔以邊事寧息盜
賊衰止知鄆州富弼知青州張存並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
淹罷陝西四路安撫使其實讒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
兵應之故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改知鄧州　初翰
林學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為邊帥既而不行至
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用其
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辛丑命翰林學士張
方平侍讀學士宋祁再修景祐廣樂記　壬寅殿中侍御史
劉湜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謂湜探宰相意
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十二月癸丑宣州觀察使知潞州

郭承祐爲殿前都虞候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其後監察御史包拯還自契丹上言臣近者累奏河北沿邊將帥未甚得人特乞精選其代州尤不可輕授緣代州與雲應等州相去至近路又坦平古今最是難控拒之所太宗朝以驍將楊繼業守之繼業歿以給事中張齊賢爲代其重用人如此自後邊鄙無事然亦用武臣中有材略者今朝廷委任郭承祐必恐敗事按承祐累任無狀朝野僉知物議喧然以爲不可且北虜請命歷年多矣然恩過則生驕安久則忘備理之常也況西北二寇古嘗惡其連朋協勢況釁端已兆此廟堂之上所宜窺之未萌而爲國家遠慮也今天下不患乏人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在觀其人如何爾必當考以應敵制勝之略詢以安邊禦衆之宜觀辟氣之瓌奇拳動之方重者擢而用之則取人之要無大於此況河北河東同時地震變異如是不可不懼臣先進劄子言之頗詳其承祐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乞速賜移易若不預爲之具緩急圖之則無及矣惟陛下特留聖意則天下幸甚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百八十六萬二千八百八十九口一千五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九十九客戶三百八十二萬五十八口六百三十九萬二百六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六之二

仁宗皇帝紀二十四

慶曆六年春正月戊子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按籍償之而軍國之費猶沛然有餘蓋未嘗加賦于民也蓋棒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　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必大損矣　上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飛語及　上之左右往往譏其短者　上一切不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　上曰臣之術止于是矣且臣母老願解煩劇既罷　上慰勞之堯臣頓首曰

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尒初學士蘇易簡丁度自郎中進中書舍人充承旨及堯臣為承旨獨不遷官宰相賈昌朝抑之也　贈太子太師謚忠獻范雍卒雍為治尚恕好謀而少成在陝西嘗請于商虢置監鑄錢從卒不可行又括諸路牛以興營田隨亦廢頗知人喜薦士後多至公卿者狄青初為小校坐法當斬雍貸之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舉丙申翰林學士禮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蘇紳為吏部郎中翰林侍讀學士集賢殿修撰知河陽紳銳于進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者言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于河陽紳与梁適同在兩禁人以為險詖故語曰草頭木脚陷人倒卓（正傳云紳陰疏王德用宅帝悪之遣其嬖類疏不下遂出紳按德用以寶元二年五月罷樞密此時紳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院矣宅貌二語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于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後之魏泰雜録云仁宗既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耶執政未諭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按林瑀以慶曆二年二月逐蘇紳三年七月始自內翰換大龍知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四月魏泰誤甚今不取）二月壬子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癸丑司天監言日當食三月朔上謂輔臣曰日食之咎蓋天所以譴告人君願罪歸朕躬而無及臣庶也凡民之疾苦蓋思詢究而安利之宰臣賈昌朝對曰陛下發德音足以應天弭變臣等敢不夙夜悉心上副卹民之義　癸亥荊湖南路轉運使周沆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終公使錢一千貫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驟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挺盾北軍不能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招撫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欲寬財息民

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用者悉條奏之從樞密副使龐籍之言也（籍本傳云籍并省官屬退逝塞之兵就食內地于是邊費頗省）權同知禮部貢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繇景祐之初有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効皆忘素習尒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益加崇長因其好尚寖以成風以怪誕訕詆為高以遊蕩猥煩為贍逾越繩墨惑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屢下詔書丁寧誡飭而學者樂于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問有學新體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及千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胷臆條陳他事紕之則詞理粗通取之則公違詔意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即其增習新體而澶漫不合程式者悉已考落請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或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為限（本志以方平此奏係之八年誤矣今從實錄）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　庚寅登州地震岠嵎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即海底有聲如雷壬寅御崇政殿賜進士賈黯等二百三十人及第一百九十人出身一百十七人同出身黯穰人也　癸卯賜諸科及第並出身者四百十五人甲辰賜特奏名諸科及第並出身者七百二人及諸州長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壬子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向在翰林為學士見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已五十餘員及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班簿京朝官不及二十員今七百餘員又嘗領三班院具景祐中使臣不及

四千員今六千員又領吏部流內銓約在銓選人僅以萬計以此逐處率遞用一年半闕比罷任候差待闕五六年間未成一任而又所養非所用設有一煩重之地不免旋須擢人仍舊不革恐數年間官濫不勝其弊其中書樞密院自用兵以來權宜所置官請先裁罷從之方平又言臣聞近有恩旨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依舊者慶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等事並已衝改其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于國歲奏補京官一員　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弊法仲淹所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適宜臣近曾具天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餘員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廢言也　降新河東轉運使刑部郎中集賢院校理李昭遘知澤州坐奉使契丹其從者嘗盜虜中銀杯也昭遘從者既杖死詔以銀盃送虜中議者謂盜已正法送銀盃于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此據王休復雜志　戊午詔使相節度使已下正刺史殿前都指揮使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帶遥郡團練使已上奏薦班行恩例自今並依舊制餘依前後條貫施行此據會要實錄無之必是改三年十一月范仲淹等所定條貫但史不詳耳餘悉依前後條貫或與是月壬子張方平所言不可以人廢言相關當考　丙子四方館使榮州刺史知定州王德基為衛州團練使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衆而故堞隳壞久莫敢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契丹歲遣使獻果餌前皆改服以見德基按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是以指使代焉　己卯權御

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密院七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官或改職且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不次孰曰不然事出僥倖縱賒日月曷厭羣議譬之賈人交易于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償非惟滋長濫恩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輙授前此而希遷改者並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減邛州鹽井歲額緡頭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給然弊源或發或徵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為功往往貽患于後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意有司上言輙為蠲減前後不可悉數至下赦書亦每及之初鹽課聽以五分折銀紬絹鹽一斤計錢二十至三十銀一兩紬絹一疋折錢九百至一千二百後嘗詔以課利折金帛者從時估于是梓州路轉運司請增銀紬絹之直下三司議以為銀紬絹直視舊雖增至三十已上然鹽直亦非舊比鬻于市斤為錢百四十則于民未見其害不可聽後邛州亦以為言三司亦以此折之于是邛州聽減銀紬絹一分論者謂歲損縣錢二萬餘緡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兩處秋田亦未必可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戎尚衆因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粮委輸最為切務朝廷雖懷柔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地震考諸咎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權強所當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貨力有備而已今境土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來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沿邊所屯東兵一切抽回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出戍

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任馳敵平時虛
縻粟動輙兼人齎送若今後所發沿邊屯駐馬軍約度足
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　六月庚戌
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路經畧安撫司
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悠久之利　癸丑詔
監察御史唐詢更不赴盧州詢肅子也初吳育在翰林薦詢
為御史未至喪毋服除育方參政而宰相賈昌朝與詢亦有
親育數為昌朝言詢用故事當罷昌朝不得已以詢知盧州
時四月乙卯也凡官外徙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
張方平因奏詢材質美茂宜留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
詢由是怨育而附昌朝方平留詢且譖育世皆以為昌朝意
云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地隱然有聲北行
至王良沒占曰兵出　辛酉詔河東經畧使鄭戩裁減本道
邊費以聞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者且國家雖
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譎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
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亦戒勑使得自新則不陷于咎
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丙辰詔開封府久旱民多渴
死其令京城去官井遠處益開井于是八廂凡開井三百九
十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隘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
而逐州共屯馬軍凡二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壬申詔河北教閱諸軍並用　祖宗舊定陣法其後求所易
陣圖亦令主將閒習之時判相州王德用言河北所教陣法
已熟而輙易之恐難以應敵也德用本傳乃云乞不出陣圖与此不同當考　參知
政事吳育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
希昌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陟
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闕失則詔在位薦之本朝稽

用舊文訖　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為六令兩省若少卿監以上奏舉後又止用賢良茂材二科隨進士科設之近年率不用保任之官皆自名科目且賢良方正茂材異等名號至美使舉而為之猶曰近古即自稱其美顧所未聞又有經親試前集有司而所出論目悉用經史名數及對詔策不顧條列義例稽合注解主于强記博文虛詞泛說而已若輔國體陳治道則未見其有補也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雖非其人例不可抑況直言極諫非當無事而求茂材異等豈謂循常之選其弊若此固宜圖之今條上兩漢故事漢武帝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封元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者凡五十四年一舉賢良一舉茂材孝昭始元：年轉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孝武地節三年合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凡二十五年二舉賢良一舉茂材其後孝元初元：年地震元光二年日蝕成帝建始二年災異屢見河平四年日蝕水災鴻嘉三年數遭水旱元延元年日蝕星隕光武建武六年七年日蝕章帝建初元年地震五年日蝕和帝永元六年凶饉安帝永初元年日蝕五年日蝕地震順帝延光四年京師大疫永和六年日蝕或詔丞相御史或詔郡國守相司隸州牧或詔大將軍舉賢良直言者十六舉茂才者一而已本朝但用兩漢之名而不用兩漢之制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若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當世要務罷秘閣之試疏上　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曰三代以來取士之盛

莫若漢唐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上親策之則有若晁錯者出爲是時非有災異而舉也武帝建元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元光元年詔賢良對策則有若董仲舒公孫弘者出爲所舉亦非因災異但策中語或及者亦陳事之一端爾唐開元二年六月甲子制其有茂材異等威令自舉是年設直言極諫科逮憲宗元和間制科尤盛有若元稹白居易皆特出之才觀當時策目所訪者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務可以覆視固不專于災異也此漢唐故事有足據者其間或因天變又非時親策者則亦有之厥後時君或居常自逸謂毋關政及天災已著時蠹已形然後下詔舉之欲救于臨事此則取士之弊風而後王之末造也豈足法哉陛下自復制科于茲累年隨貢舉而開疎數適中若必俟災譴然後詔舉非惟失設科本意且尤不可者有三一則使天下賢爲滯淹之士待災異而進非所以養廉恥也二則平居不詢造形乃問非所以懼天災也三則輕改信令示天下毋渴士之心非所以廣賢路也且漢唐所立孝廉及進士等科皆每歲常選故制舉不隨而開今禮部進士數年一舉因以制舉隨之則事適其宜何害于時須此紛易況災異之出不常厥期或弥年所無則制舉奚設或比歲而有則于事太煩既不因乎天災又不隨乎貢部而曰非時詔舉浩毋端倪乃是遂廢此科翁蕘稍詢則言路有寄饞羊一去則禮意都忘今無故而更張使遺材絕望其傷國體不亦大乎乞并下臣奏兩制詳定　上是育言不復下兩制即詔禮部自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爲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　上曰諭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行今乃知欺罔也育又奏曰陰邪沮事正當明辨人臣言涉機密欲歸德于君或入告

謀猷成國之美此類可以判名付外制策天下公共廢置可以明述豈宜隱為沮革欲自上行此正奸國所為非睿聽昭察則挾邪蠹國何所不為顧出姓名按劾以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　上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力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勗妹有六子而寘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進大抵希昌朝意且報怨尒上訖不聽也秋七月三司使王拱辰言　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　章聖時四十萬今遵信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雖檢財用大計而事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本路計置粮草事從拱辰之言也　丁亥參知政事宋庠上所撰紀年通譜庠取十七代史并百家雜說凡正偽年號括為一書詔送史館　丙申右正言知制誥知吉州余靖為將作少監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去會朝廷下廣州按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招其罪無所得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敕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更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靖受笞緣由據司馬光記聞　壬寅　上謂宰相曰前日除李用和子瑋為閤門副使今次子珣求為通事舍人朕已諭之曰朝廷爵賞所與天下共也倘戚里之家兄弟遷補如已欲朕何以待諸勲舊乎賈昌朝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澤今陛下能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至公抑亦保全外戚之福也明年四月乙丑內殿承制閤門祗侯李由為通事舍人　癸卯馬軍副都指揮使遂州

觀察使許懷德為安靜軍留後言事者上章論奏者相繼御史中丞張方平言懷德除命誠出非次緣懷德自在邊城為將領素乏勞効比諸儕輩尤無材譽去歲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運副都指揮使今者妄援體例僥倖陳乞隳案軍政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環衛或除一郡先是監察御史包拯言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並令閤門告報如違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覆公事為名回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叙述乞改官續又群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牧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今來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上殿乞轉官察留後緣懷德近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聖聰人之寡廉一至于是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但是臣僚

回奏陳乞恩澤者或有彈奏並乞依條勘劾重行朝典庶使僥妄之輩稍知警懼拯言既不從懷德遂遷留後方平又言之訖不從也五年閏五月懷德初除觀察使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鄜延經略使沈邈已咸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九月庚寅所書可參考八月詔臣僚子孫恃廕無賴嘗被其刑者如再犯私罪更毋得以贖論時邵武軍言故秘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法當以廕免上特命加真刑而更著此條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畧司西人雖納款稱臣然犬戎之心詭譎難信恐諸路罷兵之後漸弛邊備其益務練兵卒完城壁常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名聞癸卯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彥遠及武舉人彥遠策入第四等擢祠部員外郎知潤州武舉授三班奉職者兩人借職者十七人補三班差使殿侍者二十四人彥遠易之子明逸之兄也宋

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產遠至潤州
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外無畋漁之樂而前
歲地震雄霸澄登旁及荊湖幅員數千里雖往日定襄之異
未甚于此今復大旱人心嗷嗷天其或者以為陛下備寇之
術未至牧民之吏未良天下之民未定故出譴告以示之苟
能欽天之戒增修德業則宗廟社稷之福也古者夷狄言語
衣服與中國不同其來也不過驅老弱掠畜產而已今契丹
據山後諸鎮元昊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
之往時元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備邊
長吏不復銓擇高寇大裕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利入
塞豈特元昊之比邪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財斂軍須百
出三年于今未聞尺寸之效惟陛下念此三方之急講長久
之計以上荅天戒則天下幸甚賜宰臣賈昌朝等并從官
御飛白書人一幅　癸酉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吳育為樞
密副使樞密副使工部侍郎丁度參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
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　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辯不
已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
度為樞密副使在龐籍後時龐籍女嫁參知政事宋庠之子
庠固言于　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
爭　上欲俱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
平助己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為至于我
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為昌
朝地也此據方平墓誌及卒傳然誌謂育卒罷而高若訥代育實為樞密之蓋此年三月事非此時也又若訥代育在此時也
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為方平諱今不取
甲戌監察御史唐詢為工部郎中直史
館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罷也九月庚寅戶部副使工部郎
中夏安期為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安期與諸路經略

安撫司議邊費凡奏省員及汰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八月乙巳所書可參考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王揔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漲漂廬舍海水入台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佑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宮掖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宮月議政復百官轉對 上謂大臣梅摯言事有體以為戶部副使今傳以摯言災異為摯任殿中侍御史時蓋誤也按災異皆今年事今曰摯遷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濬是月即真摯言亦必在是月惟奏減資政殿學士員請召待制議政及百官轉對恐別有月日當考 冬十月丁未朔詔北遣張子奭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嚮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固執即以橫陽河界初夏國既獻臥貴麗吳移已在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為界下河東經畧使鄭戩而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深入府州之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難以橫陽河為界 上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奭往議之

御史中丞張方平言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荊湖川峽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忻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者前志之言蓋地主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強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夷狄而內撫民爾西北二虜朝廷以為大患故于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猺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

忽而又海南交趾氣炎漸張路接邕容頗連溪洞南方之事理須經略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于撫禦蠻寇侵擾遂至用兵度支困于饋食方鎮疲于更戍因而有餘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常起于細微禍常成于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法不勝于姦宄亂必始于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强壯弓手充宣毅軍俄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選也緣光化軍賊窃發朝廷除約失體姑息何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日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刦倉庫小則謀欲刦民戶入山林多至三五十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利重故有謀輒被告發闔雖閱習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倘乘釁隙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强壯已屢經教閱擒刁弓弩各嘗習學及後招刺之時既傭人充代而其强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紹農業遂樂惰游攪擾里閭侵凌細弱趋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倘緣凶歉扇惑流民結為賊盜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輒立神祠蚩蚩之氓惑于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率

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偽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哉潭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邕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略宣毅冗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强壯籍者其忤法冒禁謂須別立峻防頗聞民間猶多當時教閱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在所毀拆密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略伏冀採納施行　十一月己卯遣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畀事張子奭道病故也建中時管勾鄜延經略司檄宜文字與夏人楊守素議地界有衆暴至二輕騎疾前引滿向建中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懼禍兩國衆眠其量此據泰陵錄附傳當考

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河北鹽務在滄瀛二州滄州務三瀛州務四歲課九千一百四十五石以給一路舊并給京東之淄青齊三州淄青齊通商乃不復給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筭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榷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官亟言前歲事宜以來河北之民揀黠義勇强壯及諸色科率數年之間未得休息臣常痛燕薊之地陷于胡虜幾百年而民忘南顧之心以戎狄之法大率簡易鹽麴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昔者　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止收稅務今若一旦榷絕價必騰踴民苟懷怨悔將何及伏緣河朔土多鹽鹵小民稅地不止五穀惟刮鹻煎之以納二稅今若禁止便須逃亡鹽價若高犯法必衆邊民怨望非國之福也伏乞且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怨其議遂寢河北初議榷鹽實錄不載余靖諫章獨存此奏立榷法時靖繳責久矣蓋先有建此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為河北漕臣所沮而河北漕臣乃別奏增羨拱辰更立榷法未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疎畧今參取靖諫章及食貨志方平墓志修入及拱辰為三司使拱辰是年正月戊子以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復建議悉榷二州鹽下其

議于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為不可本志以為都轉運使夏竦誤也竦五年八月判并州六年二月改太名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竦無緣却為都轉運使據何郯奏議為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叟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為夏竦且上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為弊所筭十無二三請勅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　上曰使人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于是三司更立榷法而未下也方平見　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　上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嘗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虜鹽益售是為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上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　上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　上息且刻詔書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食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民頓食貴鹽豈朕意哉下詔不許若不許三司之請則不須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墓誌當得其實今從之食貨志不載太平事蓋疎畧也熙寧八年六月章惇又議榷鹽監察御史何郯亦言臣伏見河北諸州所產鹽貨自　太祖開寶年降詔罷禁通商止令收稅于今多年民享其利昨聞臣僚擘畫欲榷買滄瀛鹽入官召商旅入中邊上粮草筭請且欲榷滄瀛鹽即須禁止諸州小鹽不禁則侵官中課利若禁則十數州軍從此民必受弊河北一路除滄瀛出鹽外其深冀邢洺等十數州地多鹹鹵不可耕殖民唯以煮小鹽為業衣食賦稅皆出于此若果禁斷一旦窮民失業散而為盜則所虞非細近因朝廷指揮下本路都轉運司相

度事雖未行民心已甚疑惑況本路諸色鹽官中久來各已定起稅額每年所入課利數亦不少今雖改用榷法或商旅未信不來箕請所得年課未必增多兼聞都轉運使魚周詢已具條利害論列亦謂榷法不可行而止乞增稅臣竊謂此舉于河北事體利害最大其臣僚所請榷鹽且乞停罷如朝廷已議定不行猶恐彼處民或未知亦乞指揮下本路諸州軍告諭人民以朝廷今來並用舊法不復行禁榷之意使一方之人各安生業　辛丑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為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　上按轡中道親挾弓矢而屢獲翕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兎鳧雉驅入場中　上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食麄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次近郊遣衛士更奏技駕前兩兩相當棹鞅挾槊以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才勇也免所過民田在圍內租稅一年